

2
隧道系列

[英] 罗德里克·戈登 布赖恩·威廉斯 著 肖毛 译

地府之旅

DEEPER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英] 罗德里克·戈登 布赖恩·威廉斯 著 肖毛 译

地府之旅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府之旅 / (英)戈登, (英)威廉斯著; 肖毛译.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9.6

(隧道系列)

ISBN 978-7-5391-4833-5

I. 地… II. ①戈…②威…③肖… III. 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6431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2007 under the title Tunnels by The Chicken House, 2 Palmer Street, Frome, Somerset, BA11 1DS

Text copyright © Roderick Gordon and Brian Williams 2007

All character and place names used in this book are (c) Roderick Gordon and Brian Williams and cannot be used without permission.

Inside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7 Brian Williams

The Author/Illustrator has asserted his/her moral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07-135

地府之旅 [英] 罗德里克·戈登 布赖恩·威廉斯 著 肖毛 译

总策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责任校对 吴丹雅 崔虹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市子安路75号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com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310mm 1/32

印 张 15.5

印 数 0001-15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4833-5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12056)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eaturing symmetrical designs on all four sides. The patterns include stylized leaves, scrolls, and small circular motifs, creating a classic and elegant frame for the text.

目录

第一部	突 现	1
第二部	回 家	141
第三部	德雷克与埃莉奥特	171
第四部	海 岛	319
第五部	地 眼	411
	尾 声	484
	译后记	486



第一部

突 现

第 1 章

嘶……砰！汽车迅速地关上车门，把一个女人留在公共汽车站。她站在那里，看着汽车隆隆地开动起来，对暴风骤雨似乎显得无动于衷。汽车发出嘎嘎的摩擦声，吃力地蜿蜒而行，驶下小山。等到汽车转到石楠树篱后面，终于从视线中消失，她才转过身来，注视着公路两旁隆起的草坡。在大雨中，草坡仿佛与灰蒙蒙的天空融为一体，令人难以分清两者之间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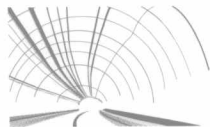
她紧抓着大衣衣领，开始在公路边行走，跨过柏油路上的水洼。尽管这里很荒凉，她仍然警惕地察看着前面的道路，有时还要向身后扫视一眼。她神秘举动不会令人生疑——在这种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哪个年轻女子都会表现得小心翼翼的。

根据她的外表，很难看得出她的身份。风不停地把她的棕发吹到下巴宽阔的脸上，使它们变成不断随风摆动的面纱，遮住她的脸庞。她的衣着非常普通。假如有谁碰巧从她的身边经过，多半会把她当成当地人，以为她也许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呢！

事实却截然相反。

她是萨拉·杰罗姆——逃亡的隔离区居民，随时都在为逃命做着准备。

她又走了一小段路，突然跨越公路的边界，猛地跳过石楠篱笆的豁口。她落在树篱之后的小洼地里，弯下腰转身张望，以便把公路看



得清清楚楚。她在这里逗留了整整五分钟，一直聆听和观察着，像动物那样警觉。可除了耳边的风雨声，她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她确实独自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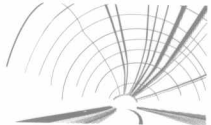
她把围巾系在头上，然后爬出洼地。她迅速地离开公路，在疏松的石壁的掩护下，穿过前面的旷野，爬上陡坡，继续快步走到山顶。在这里，天空映出了萨拉的身影。她知道这会暴露自己的，于是，她立刻沿着小山的另一边继续往下走，进入开阔的山谷。

山谷的地势助长着风力，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把雨水搅成混沌的漩涡，宛如无数微型的飓风。在风雨之中，她用眼角的余光注意到，有什么东西跳动了一下。她呆住了，把目光转向一个从眼前闪过的白东西。一股寒意顺着她的脊椎往下延伸着……那不是石楠的摆动或草叶的跳动……而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律动。

她盯着那里，直到看清它是什么东西。在那儿，山谷的侧面，有一只小羊羔。它完全跑进了她的视野，在几丛羊茅草之间蹦跳着。在她的注视下，它突然跑到矮小的灌木丛后面，仿佛被什么东西吓坏了。萨拉感到很不安。它被什么东西吓跑了呢？难道附近还有别人——另一个人？萨拉非常紧张，随后却放松下来，因为她发现小羊羔又露面了。这一次，羊妈妈陪在它的身边，悠闲地咀嚼着什么，小羊羔开始用鼻子去碰妈妈的肚子。

虚惊一场，但萨拉的脸上却没有轻松或开心的表情。小羊羔又开始撒欢儿了，它的毛很干净，仿佛新摘的棉花，与羊妈妈粗糙且沾满泥点的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时，萨拉的眼睛不再去看那只小羊。在萨拉的生活里，没有这样的闲心，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她开始察看山谷的另一侧，搜索任何反常的迹象。

然后她再次动身，小心地穿过在凯尔特地区常见的寂静茂盛的绿色植被，越过光滑的石板，一直走向山谷转弯处那隐约可见的小溪。她毫不犹豫地跨进水晶般清澈的溪水里，顺着小溪行走，不时地用长满苔藓的岩石当垫脚石，这样可以走得更快一些。



当水位升高且即将淹没鞋面时，她跳到岸上，岸边覆盖着被羊啃过的松软绿草。她仍然迅速地往前走，很快就看见了一道生锈的铁丝网栅栏，随后看见的是被垫高的农场土路，她知道这条路在铁丝网栅栏的后面。

接下来，她看见了她要去的地方。在农场的土路与小溪的相交处，有一座简陋的石桥，桥的两侧破损严重，急需修补。只要沿着溪边的道路前进，就可以走到石桥边。她开始小跑起来，想要尽快赶到那里。不一会儿，她就到了。

她躲到桥下，暂时停住脚，擦去眼睛周围的雨水。然后她走到石桥的另一边，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观察着地平线。天快黑了，路灯刚刚亮起来，玫瑰色的灯光开始透过橡树林。树林遮住了远处的村庄，只露出村中教堂的塔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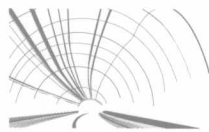
她回到桥下的中间位置，弯着腰行走起来，因为头顶的粗糙石块擦到了她的头发。她找到一块不规则的花岗石，它比水面高出了一点，大小和重量跟几块砖差不多。她用双手去撬这块石头，上下左右摇晃着，总算把它撬松动了。她弯下腰，吃力地吭哧着，把它放到脚边的地面上。

她直起腰，往那个洞口里看，并将手臂深深地探进去，只有肩膀还露在外面。她在洞里四处摸索着，脸部紧贴石壁。她摸到了一根铁链，尽力把它往下拉，但它纹丝不动。她使出全力，仍然拉不动。她咒骂着，深吸一口气，打起精神，又试了一次。这次铁链移动了。

她继续用那只手拉着铁链，一时间，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然后她听见一种声音，发自桥的深处，仿佛远处传来的雷鸣。

一个原本看不见的机关，突然在她的面前打开了。一蓬灰泥和干燥的苔藓飞溅出来，一堵墙向后退去，然后升起来，一个如同门那样宽的不平整的洞口出现在她的眼前。轰！整座桥震颤起来。声响过后，一切又沉静下来，只剩下潺潺的流水声和滴答的雨水声。

她走进阴暗的洞内，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拴在钥匙圈上的迷你手电



筒，拧动开关。暗淡的光圈照亮了洞穴，它大约有十五米见方，天花板并不高，刚好能够使她站直身体。她扫视着四周，看见了慵懒地飘荡在空中的尘埃和厚得如同烂挂毯的蜘蛛网，这些蜘蛛网仿佛无数的花环，从洞壁的顶部向下垂落着。

在率领家人去地下的隔离区开始新生活的前一年，萨拉的高曾祖父建造了这间密室。他是一个杰出的石匠，使出了浑身的本领，把密室隐藏在这座破桥的内部。他故意在很少有人使用的农场土路上建造密室，因为这里离任何去处都有好几英里的距离。萨拉的父母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建造这种东西。可不管它原来有什么用途，现在却是少数几个让她真正感到安全的地方之一。不管怎样，她始终相信，没有人会在这里发现她。她拉下围巾，抖开头发，让自己放松下来。

她在布满沙砾的地板上行走着，脚步声打破了坟墓般的寂静。她走向洞口的对面，那边的洞壁上，有一块狭窄的石搁板，搁板的两头各立着一柄生锈的铁叉，叉尖上罩着厚厚的皮护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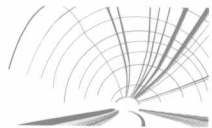
“点灯吧，”她轻声说着，伸出手，同时拉下两个护套，露出了一对发出莹光的灯球。灯球放在铁叉的顶端，被锈迹斑斑的红色铁爪攥在里面。

一种神秘的绿光从两个并不比油桃大的玻璃球里面喷涌出来，光线非常强烈，她不得不用手遮住眼睛。它们似乎始终在皮护套之下积蓄着能量，现在则在庆祝着刚刚获得的自由。她用指尖轻轻拂过一个灯球，感受着它的冰冷表面和轻微震动，好像这种触摸会与那个处处是灯球的地下城市建立某种联系。

在同样的灯光下，她经历过无数的痛苦。

她的手从灯球上滑落，停在石搁板上面，在厚厚的泥沙之间寻找着什么。

正如她希望的，她的手摸到了一个小塑料袋。她微笑着抓起它，抖掉灰尘。袋子上打着一个结，她伸出冰冷的手指，迅速地把它解开。她从袋子里掏出一张叠得非常整齐的纸条，举到鼻子跟前闻了一下。纸条



很潮湿，有一股霉味。她知道，这封信已经在这里存放了好几个月了。

虽然并不是每次来这里都能拿到留给她的信件，但她还是埋怨自己没有早点儿来。可她总是尽量把查信的时间间隔定为六个月以上，因为这种“休眠信箱”很可能危害到所有与之相关的人。这是她与从前的亲人所进行的仅有的几次间接接触。当信使溜出隔离区并在海菲尔德露面时，总是有受到跟踪的风险，不管这种风险多么微小。信使在伦敦城里旅行的时候，还会有被人发现的可能性，这也是她不应该忽略的。决不能低估任何风险。敌人很有耐心，他们太狡诈了。萨拉知道，他们决不会死心，始终想要捉住并杀死她。在这场由他们发动的比赛中，她一定要战胜他们。

她看了看手表。她总是变换着来去石桥的路线，想要尽快地穿过旷野，去邻村搭乘回家的公共汽车。

此刻她应该已经上路了才对，可她渴望了解家人的消息。这张纸条就好比一根救生索，是她与母亲、哥哥和两个儿子之间的唯一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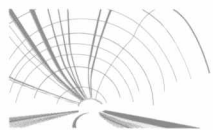
她必须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她又闻了闻那张纸条。

每次来石桥时，她都会严格地执行一套制订得极其周密的程序，她之所以被迫违反程序，除去渴望了解家人的消息还有其他原因。

这张纸条似乎散发着特别讨厌的味道，压过了潮湿洞穴里的泥土和霉菌的混合气味。气味刺鼻，令人不快——这是坏消息的臭味。她的预感一向很准确，她现在也不想忽视它。

她怀着越来越强的恐惧感，凝视着离她最近的灯球发出的光芒，并烦躁地摆弄着纸条，强行压住阅读它的欲望。她对自己的软弱感到不满，终于咬着牙打开纸条，站在石搁板的前面，在绿光之下检查它。

她皱起眉头。首先使她感到吃惊的是，这封信不是她哥哥写的。那是一种陌生而又幼稚的字迹。泰姆总是亲手给她写信的。她的预感是对的——她马上意识到出了什么问题。她翻过纸条，察看信的结尾，想看看那里有没有签名。“乔·韦特斯，”她念着这个签名，感觉越来越担心。事情不对头——乔只是偶尔充当信使，但写信人总是泰姆呀。



她惊恐地咬着嘴唇，开始读信，迅速读完了前几行。

“噢，天哪，”她猛吸一口气，摇了摇头。

她把信的正面又读了一遍，却无法接受信中的内容。她告诉自己，她肯定看错了，要么就是信写错了。可这封信写得一清二楚，用词非常简单，没有误读的余地。她也不应该怀疑信的内容——这些信件是她的依靠，是她动荡生活中唯一不变的东西，也是她继续生存的理由。

“不，不是泰姆……不是泰姆，”她大叫起来。

她仿佛被人打了似的，顺着石搁板瘫倒下去，吃力地用身体靠住它。

她颤抖着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把信翻过来，去读下一页。她使劲地摇摇头，喃喃自语道：“不，不，不，不……不可能……”

好像信的正面还不够糟糕。背面的内容更坏，简直让她无法接受。她呜咽着，用手推着石搁板，离开那里，走到洞穴的中央。她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双臂抱在胸前，抬起脑袋，茫然地望着天花板。

她突然想到，必须离开这里。她飞快地跑出洞口，把石桥甩到身后，然后继续奔跑。她跌跌撞撞地在小溪边盲目奔跑着，黑暗正在迅速聚拢，雨还在下，但已经变成了绵绵细雨。她在湿漉漉的草地上跌跌滑滑地奔跑着，既不知道也不在乎要去什么地方。

她没跑多远，就一下子从岸边摔进了小溪里，溅起了一阵水花。她弯下膝盖，清澈的溪水逼近了腰部。可她悲痛至极，没有感觉出溪水的冰冷。她晃动着脑袋，仿佛在承受着剧痛的煎熬。

自从逃上表层土并抛弃丈夫和两个幼子以来，她从没有哭过。她开始哭泣，起初只流出几滴眼泪，后来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仿佛决堤的洪水，涌过她的脸颊。

她不停地哭着，直到流光了所有的泪水。她的脸上充满愤怒，仿佛戴上了一张石头般冰冷的面具。她慢慢站起来，在起伏的溪流中稳住身体。她那正在滴水的双手，紧紧地攥成了两个拳头。她向着天空挥起双拳，拼命地尖叫起来，一种野性和原始的声音，回旋在空旷的山谷里面。

第 2 章

“明天不用去上学啦，”威尔冲着切斯特大喊。这时，矿工火车正带着他们远离隔离区，向着地球的内部飞奔。

他们哈哈大笑，为彼此重聚感到开心。但笑声转瞬即逝，他们很快便沉默下来。蒸汽机车咣当咣当地沿着铁轨前进着，他们都没有挪动地方，仍然留在那节巨大的敞篷车厢里面，威尔在这里发现切斯特的时候，他就藏在一块防水油布下面。

几分钟后，威尔弯起腿，揉搓着膝盖。在几公里之前，毫无准备地跳进这节车厢时，他的膝盖受了伤，现在仍然感到疼痛。切斯特注意到威尔的动作，便用询问的目光扫了他一眼，威尔立刻朝着朋友翘起拇指，使劲地点头。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呀？”切斯特大喊，尽量让声音压过火车的轰隆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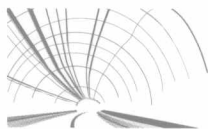
“我和凯，”威尔大喊着，抬起手臂，反手指向火车的前部，他的弟弟还留在那儿呢。然后，威尔朝着从他们面前掠过的隧道顶部挥起手。“……跳下来……伊玛戈帮了我们。”

“你说什么？”

“伊玛戈帮了我们，”威尔重复说。

“伊玛戈？他是谁呀？”切斯特的喊声比刚才更大，把一只手拢在耳边。

“不要紧，”威尔说着，慢慢地摇了摇头。威尔朝着他的朋友咧嘴



一笑，大喊起来：“好极了，你没有出事！”他们懂得读唇术就好了，火车的轰隆声实在太大了。

尽管未来并不乐观，可他想让切斯特觉得，一切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不知道他的朋友是不是完全清楚，他们正在前往地府，隔离区的居民一说起来就会心惊胆战的地方。

威尔扭过头，盯着车厢末端的踏板。根据目前所看到的情况，这列火车的每节车厢，都比他在地面上见过的要大好几倍。他真不愿意回去寻找弟弟，光是走到这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威尔知道，即使最小的失误，也有可能让他滑到车下去，而巨大的车轮多半会把他碾碎，它们有时还会在粗粗的铁轨上擦出火星呢！光是想一想这个情景，他就会感到可怕。他做了一个深呼吸。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了！”他冲着切斯特大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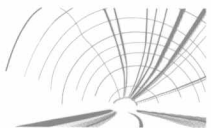
切斯特点点头，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火车在隧道里转了几个弯，切斯特抓住车厢的末端，试图在不断颠簸的车厢中站稳。

他穿着夹克和厚裤子，这是隔离区里常见的服装，当他的夹克被风吹开时，威尔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变得令人吃惊了。

凭着惊人的体形，切斯特曾经在学校里得到了一个“五斗橱”的绰号，现在他却显得这么瘦弱。他的脸很憔悴，块头儿也小了不少，除非这是灯光造成的错觉。在威尔看来，他的样子确实很衰弱，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威尔清楚得很，监狱里的情形有多么可怕。他和切斯特意外地发现那个地下世界之后，很快就被一个隔离区警察逮住，关进一间闭不通风的黑暗牢房里。可威尔仅仅被关押了两周左右——切斯特却受到了长期的折磨，有好几个月呢！

威尔发觉自己盯着他的朋友太久了，赶忙把目光转到别处。他十分内疚，因为切斯特受到的一切折磨都应该怪他。是他把切斯特硬拉进这件事的，他不应该受感情的驱使，为寻找失踪的父亲而一意孤行。

切斯特在说着什么，可威尔连一个字都没有听清，他在手中的灯球光芒下观察着切斯特，尽力猜测着他的心思。他那被灯光完全照亮



的脸上，覆盖着一层污垢，那是不断从他们身边飘过的硫磺烟雾造成的。这污垢非常浓厚，使他的脸变得好像一个大黑点，唯一没有变黑的是他的眼白。

尽管只能看到这么一点儿，但威尔可以想象切斯特的身体肯定非常糟糕。在这层污垢之中，有几个鼓起的紫疙瘩，有些地方微微发红，那里的皮肤似乎已经破裂。他的头发很长，发梢已经开始打卷儿了，油腻腻的，粘在脑袋的两侧。根据切斯特看着他的表情来判断，威尔估计，他自己的模样也相当可怕。

他不好意思地用一只手理了理脏乱的白发，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理发了。

可现在应该关注更重要的事情。威尔走到车厢末端的踏板那里，刚要踩上去，却停住脚，转向切斯特。切斯特的身子摇晃得非常厉害，但很难说得清楚，这与火车的胡乱摇摆有多少关系。

“你准备好了吗？”威尔大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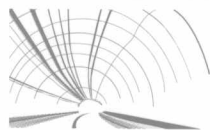
切斯特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真的？”威尔再次大喊。

“真的！”切斯特大喊，又点点头，这次用的力气更大一点儿。

对切斯特来说，从一节车厢走到另一节车厢，并不是容易的事，每走过一节车厢，他都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去恢复体力，因为火车似乎正在加速呢！两个男孩仿佛在与十级大风对抗，烟尘粗暴地扑向他们的脸，每当呼吸的时候，肺里便会灌满臭烘烘的烟雾。此外，他们还需要躲过燃烧的飞灰，它们就在头顶闪烁着，宛如极其耀眼的萤火虫。实际上，当火车继续加速时，气流中似乎挟带着更多的飞灰，一种橘黄色的光芒，照亮了他们周围的黑暗空间。这起码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威尔不必再使用灯球了。

在跨越车厢的边界时，他们的进程就会慢下来。尽管切斯特在行走时利用车厢壁来保持平衡，但还是很难站稳，这使他的前进速度变得更慢了。他很快就撑不住了。他趴下来，在威尔的身后低着头，慢



慢地往前爬。威尔可不想袖手旁观，眼看着朋友用这种办法艰难前进。威尔不顾切斯特的反对，硬是用一只手揽住他的腰，把他搀扶起来。

把切斯特推过车厢末端的侧壁，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威尔必须帮着他移动每一寸距离。只要出一点差错，他们都有可能掉到巨大的车轮底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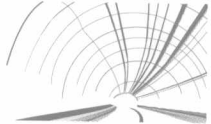
威尔发现，只需要再走过一节车厢就行了。他顿时有着说不出的安慰感——他实在拿不准，要是再往远走，自己还有没有拉动朋友的力气。他拉着切斯特，两个人一起跨过最后一节车厢的踏板，紧紧地抓住车厢壁。

威尔做了几个深呼吸，积攒着力气。切斯特动了动虚弱的双腿，好像几乎无法控制它们。这时，威尔承受着切斯特的全部重量，几乎站不住脚。光是自己走就已经够困难了，还要尽量用一只手臂挽住像一大袋土豆那么沉的切斯特，这真是难上加难啊！威尔鼓足余力，拖着切斯特一起前进。他们终于哼哧哼哧地跨过这节车厢，瘫倒在下一节车厢的底板上。

他们立刻沐浴在耀眼的灯光里。无数大弹子般大小的灯球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威尔刚刚倒在车厢里，就压坏了一个脆弱的板条箱，使那些灯球从箱子里滚出来。尽管威尔的衣袋里已经装了好多灯球，可他明白，必须把散落的灯球收起来——他可不希望火车上的任何隔离区居民注意到这些四处乱射的灯光，走过来看个究竟。

可他现在还腾不出手，因为必须先把生病的切斯特拉起来。威尔用胳膊搂住切斯特，踢走每个挡道的灯球，以免失足。它们嗖嗖地四处乱跑窜，后面拖着一道道灯光，与其他灯球互相碰撞在一起，然后又转动起来，好像产生了连锁反应。

当他们走完最后一段路时，威尔吃力地喘息着，感觉累得要命。切斯特虽然比过去轻了一点儿，可还是沉重的负担。威尔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着，被飞速旋转的灯光所包围，活像扶着伤员返回战壕的士兵，却被敌人发射到无人地带的照明弹暴露了位置。



切斯特似乎没怎么留意周围的灯光。他的汗水像小河似的顺着脑门往下淌，在脸上的污垢里冲出了一道道小沟。切斯特靠在威尔的身上，急促地喘息着，威尔可以感觉到，切斯特哆嗦得很厉害。

“现在不远了，”他冲着切斯特的耳朵说，催促他继续走。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了车厢的一侧，那里堆放着许多板条箱。“凯就在这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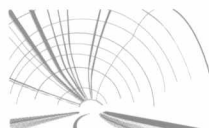
他们走近板条箱时，凯坐在那里，背对着他们。他仍然在破碎的板条箱之间，跟威尔离开他时一样。他比威尔小几岁，长得与他失散多年的哥哥惊人的相似。他也是白化病者，有着同样的白发和宽颧骨，这是从他们都没有多少印象的母亲那里继承的特点。可现在还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正低着脑袋，小心翼翼地揉着脖颈呢！落到这列飞驰的火车上时，他可不像威尔那样幸运。

威尔把切斯特搀扶到一个板条箱跟前，切斯特重重地坐到箱子上。威尔走近弟弟，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希望不会吓坏他。伊玛戈告诉过他们，要是在火车上遇到隔离区的居民，必须保持镇静。结果，威尔的担心纯属多余，凯一心想着他的疼痛，对于威尔的拍打几乎毫无反应。几秒钟之后，他才轻轻嘟囔了几声，等到终于转过身时，他的手还在捏着脖子呢！

“凯，我找到他了！我找到切斯特了！”威尔大喊起来，他的话几乎被火车的轰鸣声淹没了。凯和切斯特对视着，可两个人都不说话，他们相距太远，无法进行交谈。虽然他们以前见过一面，但见面的时间非常短，又是在最坏的情况下相见的，因为斯提克斯当时正在向着他们猛扑呢。他们始终没工夫细谈。

他们把目光从对方的身上移开，切斯特在板条箱上弯下腰，靠近车厢的底板，双手紧抱着脑袋。他与威尔刚才在火车里进行的艰苦跋涉，显然耗尽了他剩余的力气。凯继续按摩着脖子，丝毫没有流露出惊讶的表情，他也许对在火车上发现切斯特的事情漠不关心吧。

威尔耸了耸肩膀。“天哪，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他用正常的声音说，免得他们在火车的轰鸣声中听见他的话。可是，当他再次开始考虑将



来时，马上又烦躁不安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啃咬着他的内脏。

人们都说，他们要去的地方，就连隔离区的居民都不敢大声谈论。真的，在隔离区的居民看来，被“流放”和驱逐到那里，进入那个蛮荒之地，就等于受到了最严重的惩罚。

隔离区的居民都是非常勇敢的人，他们能够忍受最恶劣的生活条件，已经在地下世界住了好几百年。如果火车要把他们带去的地方真有那么可怕的话，他们会有怎样的遭遇呢？他毫不怀疑，他们三个将会再次受到考验。毋庸置疑，无论是他的弟弟还是他的朋友，都还不能接受任何挑战。至少现在还不行。

威尔弯了弯胳膊，感觉它很僵硬，他将手伸进夹克里面，摸索着肩膀上的咬伤。他曾经被“潜行者”抓伤，那是斯提克斯饲养的凶猛的军犬。即使伤口已经被包扎过，他也没有彻底痊愈。他机械地看着他们周围的鲜果板条箱，至少他们有充足的食物，可以用它们来维持体力。不过，除了这些水果，他们几乎没有准备什么吃的。

他的责任十分重大，就跟两个大秤砣似的，压在他肩膀上，令他无法摆脱。在这场劳而无功的搜救活动中，他已经与切斯特和凯拴到了一起，可他现在还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在这片未知的土地上，他们几乎需要找遍每条蜿蜒的隧道和每个曲里拐弯的地方。那还得假设伯罗斯博士仍然活着……威尔摇了摇头。

不！

他决不允许自己这么想。他必须仍然相信，他将会与父亲重聚，然后一切都会变好，正如他梦想的那样。他们四个——伯罗斯博士、切斯特、凯和他——将会并肩作战，发现难以想象和奇妙的东西……失落的文明……也许是新物种……然后……然后会怎样呢？

他再也想不出来了。

他不可能事先看得那么远呀。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这一切会有怎样的结局。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知道，总会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只要找到父亲，就会有这种结局。肯定会有。